

楔子

男人一身手工西服，外頭搭了件軍裝式的黑色風衣，襯托出他俊拔高大的身形，濃密的捲髮爬上後頸，行走之間帶著貴族般的優雅，走在倫敦的熱鬧大街，在閃爍的路燈底下猶如一幅流動的圖畫。

今晚的倫敦市區異常喧囂，因為正值萬聖夜前夕。

正因為街上有大批爭奇鬥豔的遊行隊伍，才會讓男人不得已的在幾條街外提前下車，準備步行到 FL 集團的總部。

走在濕冷的街道上，迎面而來的是摩肩接踵的人潮，還有不少正準備 Trick or Treat 遊戲的小孩，令他極為不耐，不由得皺起濃揚的眉。

看不出國籍的俊美五官偏陰柔，此刻因為心情不佳而顯得冷酷，教迎面而來的人忍不住駐足多看他兩眼，卻又懼於他生人勿近的氣息而不敢靠近，然而——

「Trick or Treat！」

男人微愕，垂眼瞅著不知道打哪來的小女孩，只見她手裡拿著精緻的小竹籃，裝扮成吸血鬼的傻樣。

然而，嫌惡的眸卻在對上她水靈靈的大眼之後多了些許疑惑。

「Trick or Treat！」像是怕他沒聽清楚，小女孩把套在牙上的獠牙拿下，很努力地將英文說得再清楚一點。

男人垂下濃纖長睫，直睇她半晌，才難得的開口。「妳不是歐洲人，妳來自哪裡？」他以流利的英文問著。

只見小女孩垮了嘴角，好一會才抵起柔嫩的唇瓣，小小聲地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剛來英國，聽不懂英語……」

雖說她在台灣已經學過英文，但只聽得懂最簡單的詞彙，而來到英國留學第二天就遇上萬聖節，所以她目前學得最好的就是 Trick or Treat。

「中國人？」男人微揚眉。

「你會說中文？」小女孩驚詫地張大眼，就連小嘴也張得大大的，興奮之情溢於言表。「你好，我叫米珈樂，我來自台灣，你呢？」

她剛被父母送到英國的住宿學校，陌生的環境和無法溝通的語言，讓她的情緒一直很緊繃，突然聽見熟悉的語言，她好開心，忍不住熱情的握住眼前人的手，卻驚覺他的手異常冰冷，不禁抓得更緊。

「你很冷嗎？」她急問。

男人直睇著她帶著手套的溫熱小手，緩緩抽回手。「不冷。」他淡聲道。

「怎麼可能不冷？今天一直在下雨，好冷耶。」說話的時候，她的小臉皺成一團，然後脫下自己的手套。「這個給你。」

「……不。」

「戴著，戴著真的就比較不冷，很暖的。」她揚開甜美的笑，正要再跟他說下去，走在前頭的同學已經不斷地喊著她的名字，教她焦急著想趕上，免得被丟在這裡。

「我走了，再見。」

她說完，朝男人深深鞠躬，隨即小跑步地跟上同學的腳步，看得出來教養極為良

好又乖巧。

「米珈樂，妳不適合扮吸血鬼，妳比較適合扮小天使。」在她跑過身側時，男人以英文這麼說。

「嘎？」她疑惑的回頭看了他一眼，卻見他一彈指，不禁怔忡，接著便往前走。

「妳剛剛在跟誰說話？認識的人嗎？」當她走近，她的同學問。

「有嗎？我有跟誰說話嗎？」米珈樂的腦袋一片空白，什麼也想不起來，卻突地發現——「我的手套咧？好冷喔！」

在她身後不遠處的男人注視著那抹消失在人潮裡的小小身影，直到他的隨侍來到面前，仍未收回目光。

「男爵？」李少遊直瞅著他握在手中的小小棉手套。

男人沒回答，揚開興味的笑，將手套收起，回過身，轉進邦德街。

意外的插曲讓他今晚的壞心情稍稍開朗了些，面對待會要舉行的儀式，也不再覺得那麼厭煩了。

幾年之後，男人在 FL 集團所有股東的一致認可之下，成為最年輕的總裁。

FL 集團創立已有九十年，從英國發跡，以寶石和各式精品起家，歷經數十年，FL 購物商城已經遍佈全球，如今跨足的領域更是包辦了所有衣食住行。

在英國，人們身上穿的、腳下踩的、搭乘的運輸工具，和屋裡看得見的精品古董，往往都出自於 FL，廣大的市場佔有率，令其輕輕鬆鬆就擠進全球前十大集團。

而如此龐大的集團，其實是由三大家族共同經營的，分別是謬斯家族、奧羅家族和彌賽亞家族。

「既然男爵已經接下總裁一位，接下來你打算在哪裡設新據點？」開口問的是奧羅家的尼古拉。

位於邦德街的百年建築物裡，男人站在拱形玻璃窗底下，俯看著倫敦的燦爛街景，驀然想起多年前見過的小女孩。

於是，他揚笑，低聲道：「亞洲，台灣。」

是的，他走遍全球，還沒去過台灣，現在他就去瞧瞧，那個小小的地方是不是有許多像那個小女孩一樣不平凡的人類吧。

## 第一章

純淨得像綿軟的雪花，完全不見雜質，那是他看見她的第一眼印象。

至今，未變。

「男爵先生，這位就是我的女兒，米珈樂。」中年男子將約莫十八歲的女兒往前推到鄰居面前，推銷的意味相當濃厚。「珈樂，這位就是男爵。」

「你好，我是米珈樂。」

當她揚笑時，那彎彎的眉眼和唇角，給人有如天使的錯覺。

男人有型的濃眉微微上揚，直瞅著女孩粉嫩秀美的容貌。她清靈黑潤的瞳眸噙著純淨的愉悅，墨黑長髮在細緻肩頭上劃出迷人的彎度，純白的雪紡紗小洋裝則完

全勾勒出她的纖美線條。

她的美，是種恬靜溫柔的氛圍，會教人忍不住多看她兩眼，然而更吸引他的，是她依舊純白的靈魂。

「男爵先生，我女兒剛從英國回來，在那裡學會了泡茶的好功夫，請你務必嚐嚐她的手藝。」米志能硬是將女兒更推近對方。

男人似笑非笑地揚唇，正打算拒絕，餘光瞥見女孩萬分期待的眸色，和毫不掩飾的驚豔和傾慕，脫口說出的話就這麼與本意背道而馳。

「有何不可？」

話一出口，他就不打算收回，何況她身上還有一股教人心口發癢的甜味，令他的心莫名騷動起來。

待另有要事的父親離去之後，米珈樂便在鄰居的庭園裡泡起紅茶。

「男、男爵先生，你、你會不會靠太近了？」煮好茶後，一回身，米珈樂就瞪大眼睛，因為花茶杯還端在半空中，而他的臉卻已經近到她眼前。

這個人有頭濃密微捲的髮，髮色是深濃的黑，但在陽光下似乎又帶了點藍，有幾縷正不羈地垂落在額上。

他的膚色白潤，五官立體出色，卻看不出國籍，甚至分不出人種，再加上說得一口標準中文，更讓她搞不懂他到底有幾種血統？但她想，那都不是重點，而是他俊美的臉貼太近，深邃的眼像會攝魂般，幾乎讓她忘了呼吸。

「我失態了。」男人這麼說，裹著磁粉的嗓音啞聲逸出。

「不、不會。」她心跳加快，雪白嫩頰暈開羞澀紅暈。「你喝喝看。」

看了眼她手中的花茶杯，男人身後撐傘遮陽的隨侍立即上前一步接下，擱放到他面前，他才慵懶地端起杯子，微眯黑眸，像是在審視茶色。

米珈樂眼也不眨地直睇著他，總覺得坐在英式餐桌椅前的男人，襯著身後分隔兩家的薔薇園，益發像是從畫中走出的貴公子。

她移不開眼，打從第一眼見到他就是如此。

他們兩家比鄰而居，父親一得知他貴為英國 FL 集團的總裁，便立即帶她登門拜訪，她知道父親希望能夠藉著她拉攏對方。

只是……他也未免太年輕了，絕對沒超過三十歲，不，應該說根本就沒有超過二十五歲，可是他年輕俊美的臉龐上卻沒有年輕的稚嫩，舉手投足之間全是優雅的貴族氣息，眉眼中則是流露出傲岸華貴的威懾。

「妳知道妳爸媽特地把妳送過來這裡是為了什麼嗎？」喝了口茶，男人狀似漫不經心地問。

「生意往來，總是這樣。」她輕柔開口。

「是嗎？原來金盛建設集團談生意的模式都是如此？」他笑眯了眼，唇角的笑卻份外刺眼，每句話都往她心口扎。「原來，都是妳的功勞。」

直瞅著他，米珈樂始終保持著微笑。「不，那不是功勞，只是盡一份心力。」

雖然不喜歡遵照父母的意思，但她沒有半點選擇權，從英國回來之後，她便總是陪同父母出席各種社交場合。

「難道，妳一點都不覺得他們很過分？」

「不。」

「虛偽。」他哼。

她不解地瞅著他。

「小天使，妳口是心非，就是虛偽。」

米珈樂愣了下，根本沒細聽他問了什麼，只是在他喊出小天使時覺得熟悉，卻怎麼也想不起來，只能傻傻看著他不斷逼近，甚至伸出大手輕覆上她的臉，俊臉也貼近到她可以看見他長睫的距離。

「妳明明不喜歡的，不是嗎？況且，妳扮演的角色愈好，等同也養大他們的貪慾，到最後妳所要做的事可能不只是拉攏，還有……」

看見他勾彎的唇角益發貼近，完全呆掉的米珈樂以為他正要親吻自己，害羞的想推開他，卻見他微皺濃眉，頓住動作。

「難道妳已經習慣被這樣對待？」他口氣很是不悅。

難道他看錯了？她只是個擁有天使特質，卻已髒汗不堪的女孩？

「……你、你在擔心我嗎？」她想了下，怯怯地問。

他盯著她，看著她因羞怯而淡泛水光的瞳眸，第一次被問倒。

「其實見個面就像交個朋友，也沒有什麼不好，而且我沒有跟每個人都這麼接近，除了你以外。」米珈樂沒得到答案，逕自又說了下去。

事實上，當她第一眼看見他的時候，就很想認識他，而這已經是幾天前的事了，所以當父母要求她時，她不但沒有反感，還雀躍不已。

她才不管 FL 是多麼了不起的全球性集團，只是單純想認識他而已。

男人依舊沒搭腔，卻像是聽見了什麼艱澀的語言，揚起眉。

「這、這是因為……我……」

看見她臉上的紅暈從雙頰擴散至整張臉，甚至連耳垂都燒紅了，一路暈染到纖細的肩頭，男人忍不住想，滿身貪慾的父母，到底是怎麼教養出這麼無邪率真的靈魂？

在他眼裡，人類的靈魂深處皆藏有一顆染色的種子，黑色代表各種慾望的集結，深紅色代表暴力，深紫色代表貪慾，沉藍色代表負面，赭黃色代表色淫等等……每個人的靈魂種子多少都帶了點色彩，而米珈樂的父母是一身的黑，也是最常見的顏色。

但是，純白得近乎透明，而且不具有雜質的靈魂，他還是頭一次看見。

多年前初見時，他便覺得意外，以為台灣的人種較特別，如今在台灣待上一小段時間之後，他才發現，唯有她才是特別。

「想好要說什麼了？」他戲謔催促，帶了點壞心眼。

「咦？」米珈樂不知所措，因為他停頓太久，所以她以為話題已經中斷了。

「因為什麼？妳還沒告訴我。」他懶懶托腮，執意問。

「因為……我想認識你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需、需要原因嗎？」

「不需要？」

「呃，我、我……」

天性裡的惡劣因子，因為她的手足無措而感到愉悅，直到她的臉羞紅得像顆誘人的蘋果，那雙清靈的水眸也閃動著著急窘迫的淚光，他才開口。

「我是該隱·彌賽亞，妳可以叫我該隱，或者和別人一樣叫我男爵，但……妳也可以叫我凌希。」

話才出口，該隱便對自己的友善皺眉，可見她抿著唇，笑得好甜好甜，像是正欲盛開的花朵，心頭的疑惑很快就消失無蹤。

「凌希？」

「……那是我的中文名字。」

「原來你有中文名字。」她笑得雀躍，彷彿得到一個只有自己才知道的祕密。她當然知道他的全名，但是報章雜誌上並沒有提及他的中文名字，如今他親口告訴她，是不是代表他對她其實是有好感的？

「我在台灣，有個中文名字總是方便。」他直瞅著她的笑靨，心裡有抹怪異悸動不斷干擾，讓他頓了下，隨即又撇唇笑得戲謔。「但是，基本上不會有人這樣叫我。」

那是一個沒有經過族人認同的名字，一個隨心所欲取的名字罷了。

「那麼，是不是只有我可以這樣叫你？」她一臉期待。

她是不是真的聽不出他的嘲諷？「……隨便妳。」

「那麼，凌希，是凌厲的凌，希望的希？」

顯然，她完全聽不出他的暗示，相反的，還因為獲得一個獨一無二的稱呼而開心得快要飛上天。

「嗯。」

「你取的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好名字呢。」她笑眯眼。

「是嗎？」他的態度有些敷衍。

「嗯哼，凌駕在希望之上，你想那會是什麼？」

「……什麼？」他開始後悔留下她，開始厭煩人類的聒噪了。

「那就是奇蹟啊。」

「……請問妳是怎麼計算出來的？」聽起來還真像某種化學公式。

「希望是心願，能夠完成心願，等於是努力加上運氣，有時再努力沒運氣也沒用，有時運氣再好不努力也沒轍，而可以凌駕在希望之上，不就代表實現了願望？努力加上運氣，不就等於奇蹟？」她完全沒聽出他話中諷意，逕自解釋。「所以，凌希是個好名字，對吧？」

沉默了好半晌，他才垂眼，低低笑開。

有意思，確實是個有意思的女孩。

「那麼，從今以後，我就叫你凌希了！」

「隨妳開心吧。」

看著她喜孜孜的笑臉，不知道為什麼，他竟也莫名感到心情大好。

從此以後，米珈樂成為凌希的朋友，甚至特地要管家帝利斯在薔薇叢裡弄了個小門，方便她出入。

這麼做只是因為他覺得有趣，很喜歡她一對上他就變得結巴，表情羞怯的模樣。午後的日光穿過薔薇叢，在草地上灑出一塊一塊浮動的碎金。

凌希坐在英式休閒椅上，長腿交疊，手中攤著一本商業週刊，卻遲遲沒有翻頁，只因隔壁那扇幾乎要被薔薇枝葉掩住的小門正發出窸窣窸窣的聲響。

隨侍在側的李少遊也聽見了，本來連一眼都懶得看過去，但看主人好像很在意的樣子，還是請示了句，「需要我去把人趕走嗎？」

凌希擺了擺手，表示不需要。

下一刻，一顆小腦袋探了出來。

「我就知道你在這裡！」米珈樂跑過來，彎著眼笑，雙手小心翼翼地捧著一只藤編籃子，活像捧著什麼稀世珍寶。

凌希抬眼瞥她，聲音懶懶的說：「妳又想做什麼？」

「什麼叫又想做什麼？」她鼓起臉，小心地從小門鑽過來，她今天穿的是件淡黃色棉質洋裝，裙襬在膝上輕晃，髮尾被風拂得微亂，看起來像一朵剛盛開的花。

「我昨天不是跟你說了嗎？我想試著做司康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他視線落在她手中蓋著餐布的籃子上，輕哼。「所以，妳是拿我當試毒的？」

李少遊的目光也釘在籃子上。

他當然不覺得對方會下毒，可是廚藝要是不好，做出來的東西確實堪比毒物，他不怎麼想讓主子吃。

「才不是試毒。」她走到桌邊將籃子放下，認真替自己辯駁。「是第一個想到你。」她說得理所當然，半點也不覺得這種話曖昧，倒是讓凌希拿著雜誌的指微微一頓。米珈樂把東西一一從提籃拿出來——兩顆形狀不算完美的司康、一小碟奶油和果醬，另外還有一個保溫瓶。

米珈樂打開瓶蓋，笑得小臉發亮。「我還泡了伯爵茶，不過我怕送來時涼了，所以用保溫瓶，味道可能會有點變了，你等等先別嫌。」

「我什麼時候嫌過？」他淡聲道。

聽到這句，本來還想請示要不要另外上茶跟茶點的李少遊放棄了，閉著嘴充當背景。

「那你也不可以嫌我做的司康喔。」她說得一本正經，甚至伸出手指著他，像是在交代什麼大事。「因為我難得成功一次。」

凌希覺得好笑。「妳做失敗過很多次？」

「也、也沒有很多次。」她心虛地移開目光。「就三次。」

「三次不算多？」

「和一輩子比起來，三次真的不多。」她眨眨眼，很快又笑了，像是怕他拒絕，乾脆自己先拿起一塊咬了一口，隨即皺起臉。「唔……好像有點乾。」

凌希拿起抹刀，點了點另一塊司康，「既然擔心被嫌還敢送來？」

「因為我覺得，說不定你會喜歡。」她捧著司康，小聲補一句。「你這個人看起來就……很喜歡吃這種英式的傳統食物。」

凌希眯起黑眸，似笑非笑地看著她，「妳是說我古板？」

「不是，是很英式。」她趕緊搖頭，見他仍舊懷疑地看著自己，不由得又補充道：

「優雅、講究、挑剔，還有一點點……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難親近。」她吐吐舌頭，說完又趕忙補一句。「可是不是討厭的那種。」

凌希輕哼了聲，並不開口，米珈樂手足無措，偷偷瞄他，庭院裡一時安靜。

帝利斯拎著園藝用的長剪刀，一副要去修枝的樣子，結果卻倚在拱門邊看著這幕，饒富興致地揚起眉。

凌希頭也沒回地淡淡道：「帝利斯，你要是太閒，我不介意把台中的新案全交給你。」

帝利斯立即舉起剪刀，「我只是要去修剪樹枝。」

說完，優雅地走了，雖然明眼人都知道他是在想看熱鬧，拿剪刀只是被抓包後的藉口。

米珈樂忍不住噗哧笑出聲，「你的管家很幽默。」

「明明就是太多話，而且膽子太大了。」連他的戲也敢看。

「可是我覺得他很有趣。」

「妳的眼光向來特別。」

她不以為意，反倒笑得更甜。「這樣不好嗎？」

不好，因為她總是能夠很輕易地闖進他的地盤，理所當然地打亂他的規矩、改變他的想法，偏偏他一點都不想把她趕走。

被一個女孩子影響到這種程度，實在丟臉，凌希不想把這些話說出口，伸手拿起桌上的司康，而米珈樂立刻屏住呼吸，緊張地盯著他。

他慢條斯理地咬了一口。

說實在的，口感確實偏乾，奶香卻很足，有的地方比較甜，有的地方沒有味，就像做的人一樣笨拙又真誠得過分。

「怎麼樣？」她緊張地問。

「……還活著。」他評語簡短。

米珈樂呆了兩秒，隨即惱怒道：「什麼嘛，哪有這樣誇人的？」

「我有誇妳？」他挑眉。

「你沒有嗎？」她一臉無辜地反問，彷彿他的毒舌在她這裡都自動會被翻譯成別的意思。

凌希瞅著她，忽然低低笑了。

那笑聲很輕，卻讓米珈樂整個人愣住。

她見過他似笑非笑、嘲諷地笑、懶洋洋地笑，卻很少見他這樣像是發自內心地笑。陽光映在他白潤的側臉上，勾出近乎不真實的俊美輪廓，教她一時看得呆了，直到他抬眼對上她的視線。

「看什麼？」

「看你好看啊。」她脫口而出，旋即愣住，嫩頰漫開淡淡粉色，她連忙垂下臉，手忙腳亂地替他倒茶，「你、你喝茶啦，快點。」

凌希沒接話，只是看著她因慌亂而微顫的睫毛，心口像被什麼輕輕撓了一下。過了半晌，他才低聲道：「米珈樂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下次做失敗的司康就別送來了。」

她先是一僵，隨即委屈地扁嘴。「你剛剛不是還笑？」

「我那是笑妳厚臉皮，自己稱讚自己。」

她瞪大眼睛，「凌希，你真的很壞耶。」

「現在才知道？」

她瞪著他，最後卻又自己笑了，像是拿他半點辦法也沒有。

薔薇花香被風送來，混著伯爵茶的熱氣，在兩人之間輕輕漫開，凌希端起茶，視線卻不由自主地落在她被陽光照得近乎透明的側臉上，忽然覺得這樣的午後有太過剛好的舒暢。

彷彿她從薔薇叢裡鑽過來不是偶然，而是早就注定。

這樣的往來讓時間過得很快，不知不覺從夏季進入秋季，同時也讓凌希養成了習慣，就連凌希自己都沒意識到，他經常會看著那道薔薇牆。

也許是從窗戶，也許是從露臺，也許是在庭院，在做事情的間隙、走路的時候，一抬頭視線就會自動地挪過去。

此時此刻，站在客廳的落地窗前，他又盯著薔薇。

「男爵，要是薔薇園太礙眼的話，直接打穿你就可以隨時看見米家小姐了。」在他身後懶懶開口的是帝利斯。

凌希頭也沒回。「帝利斯，你是太閒了？」

「不，只是好奇沒有雜質靈魂的人類。」帝利斯穿著筆挺的三件式西裝，金髮整齊地束在腦後，在酷暑的天候裡臉上不見半點汗水。「男爵，你想，這樣的人類要是哪天染上黑暗，會是什麼樣的狀況？」

「天曉得，我壓根沒見過。」

「難道男爵從沒想過將她染黑會是什麼樣的結果？」

聞言，凌希緩緩抬眼，深海般平靜的目光投向帝利斯。「怎麼，很久沒見我發火，很想念嗎？」

「哇，聽起來就像是在捍衛所愛。」他表情誇張地低喊。

凌希沒力地收回目光，懶得理他。

「少遊，男爵沒反駁耶，原來男爵有戀童癖啊。」走向門口，帝利斯低聲在主子的隨侍李少遊耳邊喃著，音量卻很大。

凌希懶懶睇去。

「我說錯了嗎？我前幾天整理行李時，看見一雙紅白相間，帶著雪花圖騰的小小棉手套，殘留在那上頭的氣息分明就是米家小姐的。」帝利斯當沒發現那道視線，逕自問下去。「少遊，你不是跟我說，好幾年前男爵難得的收下一個小女孩塞給他的棉手套？」

李少遊抽緊剛毅的臉部線條，抿唇瞪他。

凌希微揚起眉，總算搞清楚事情原由，卻也沒打算解釋。

捍衛所愛？他哼了聲，暗笑帝利斯腦袋不夠清楚。

掛在他心上的是米珈樂與眾不同的靈魂，還有她手心裡的暖度，只是如此而已。因為他身處黑暗，對於純白總是好奇；因為他總是冰涼，才會對熱度多了些許反應罷了。

此刻，隔壁的米家正好有人上門拜訪，他使了個眼色，跟在他身邊多年的李少遊隨即聰明地繞過薔薇園，前往米家。

按下門鈴，門開的瞬間，李少遊隨即冷聲道：「打擾了，我家主子希望米小姐可以到隔壁作客。」

「欸？」

「凌希找我？」米珈樂聽見聲響，隨即從裡頭跑出來，挽著開門的母親撒嬌。「媽，我可以到隔壁去嗎？」

米母有些為難，然而瞥見身後丈夫的眼色，隨即放行。

一出了門，米珈樂就如同被放出鳥籠的鳥兒，跟著李少遊的腳步朝隔壁飛奔而去，壓根沒聽見背後父母親的低聲交談——

「要是能讓男爵喜歡珈樂，甚至攀上男爵的話，這比珈樂幫忙談妥一百件生意還要有用。」

「說的也是。」

凌希走出屋外，坐在薔薇園內的英式休閒椅上，將兩人刻意壓低的交談聽得一清二楚，抬眼便見米珈樂掩不住欣喜地朝他飛奔而來。

「凌希！」

她無邪中帶著嫵媚的笑，再度令他的心頭微微顫動。

他可以理解為何米家父母將她視為縱橫商場的利器，只因她的笑臉太討喜，太容易勾動人心，這是她的特質，也是她的致命傷。

「怎麼不鑽狗洞過來？」當少遊回到他的身後時，他問著小跑步而來的女孩。

「我怕被爸媽看見，要是他們也從那裡跑過來怎麼辦？」跑到他面前，她微喘的說，嫩頰添上一抹嫣紅。

「放心，那個狗洞只有妳這種身材才鑽得過來。」他故意強調「狗洞」兩個字，但她從來不以為忤。

之所以會說是狗洞，是因為那是一面架設在樹叢縫隙中的狹窄夾板，不管是從哪一面，只要撥開掩住夾板的樹枝，就可以推開那扇夾板鑽過來。

「喔，那你找我有什麼事？」

「還能有什麼事？我渴了。」他用下巴努了努桌上已經擺好的各樣茶具。

「我馬上泡。」

米珈樂隨即在他對面一坐，打開簡便型瓦斯爐，開始煮水，混合茶葉比例，甚至還開心地哼起歌來。

看在別人眼裡，或許會覺得這回金盛建設千金簡直就是他的個人女傭，只要他一句話，她就必須趕緊報到，但是在她心裡卻很滿足於現況。

只要待在這裡，她就可以感到安心，所有的鬱悶全都消失不見，況且，她還可以因此逃離那些令人厭煩的應酬。

「對了，你今天怎麼沒上班？今天不是星期三嗎？我早上明明看見你出門的，不是去工作嗎？」她泡著茶，隨口問。

「有能力的人，不需要天天上班。」凌希淡聲回答。有時他會覺得受不了她的聒噪，但只要沒聽見她的聲音，又像有哪裡不太對勁，但這只是小事，不需特別找出什麼答案。

「那倒是，畢竟 FL 那麼大，一定有很優秀的經營團隊，你只需要做最後的決策命令就可以了。」她點點頭，可以想像他這種位高權重的人，底下有多少替他賣命的幹部。

她父親的公司裡自然也有這些人才，只是她不懂，為何應酬時總是換她出面，雖然父親說是要讓她增廣見聞，替她的未來繼承鋪路，但她真的受不了交易時的各種利益盤算嘴臉。

「聽起來妳懂很多。」

「也還好，只是有空便跟在父母身邊，多少懂得運作方面的事情。」將茶葉篩出，她隨即替他倒上一杯溫醇的紅茶。「喏，我特製的紅茶。」

這一回，凌希沒讓李少遊代手，而是親自從她手上接過。

兩人指尖輕觸，她不禁微愕，「你的手怎麼那麼涼？」

「有嗎？」他狀似不在意地拿起茶杯輕嗅。

「你是不是生病了，所以才會提早回家？」她皺起眉。

凌希輕啜一口茶，極滿意茶香在喉間回甘的滋味，懶懶地看向她。「妳認為我看起來像生病？」

「……不像。可是，你的手很涼。」明明才九月，怎麼手會冰成那個樣子？她想要伸手再確定一次，他卻移開了手，她只能尷尬地放下。

「我沒事，那是天生的。」

「是喔。」她又猛地抬眼，朝他笑得傻氣。

「……笑那麼噁心是怎樣？」

「哪有噁心？」白他一眼，她鼓著臉摸摸自己的頰，懷疑他的眼睛有問題。

不用照鏡子她也知道自己肯定笑得很開心，因為他還特地跟她解釋，因為他知道

她擔心他，知道她被拒絕會難受啊。

正當凌希撇了撇唇，要再說什麼時，卻突地聽見薔薇園的另一頭傳來聲響，像是有人正踮著樹發洩似的，然後腳步便朝隔壁的門口方向離開。

他揚起眉，回神看著米珈樂，如他所料，她不滿地皺起眉。

「真是的，幹麼欺負花啊。」她悶聲咕噥。

從這一頭看不出薔薇被破壞的程度，但光是那聲響就讓她的好心情瞬間銳減一半。

「喔，原來妳也是會生氣的。」他邊喝茶邊觀察著她，然而依舊不見她體內的靈魂有任何變化。

「會啊，我又不是聖人。」

「但似乎也還好。」他喜歡觀察她的變化，她的怒意來得快，消散得也很快，連抹陰影都沒留下。

「算了，畢竟是人都會有情緒的，那人大概是跟我爸媽談得不開心。」

「那麼，妳的情緒呢？」他狀似漫不經心地問。

她與眾不同的是她的靈魂沒有雜質，不易引發負面情緒，但人生在世哪無風雨無挫折的，誰能說完全不會影響她的靈魂？

他沒見過這種例子，與其說是好奇，更貼切的形容應該是擔憂……這思緒一上心頭，他不禁撇唇低笑，暗笑自己竟受了帝利斯的暗示，對她生出不必要的感覺。

米珈樂直瞅著他，突地漾出恬柔笑意。「謝謝你。」

凌希微愕。有時，她總會說出一些令他難以理解的話，好比現在，他就無法理解她的謝意到底是打哪來的？

「謝謝你關心我，但是你放心吧，我不會有問題的。」

關心她？他懶懶地又喝了口茶，想也不想就將這想法驅逐。

然而說著不會有問題的人，終究還是受到了影響。

今晚下了浙瀝秋雨，雨後的夜色像是被水洗過，連遠方山腳下的燈火都顯得格外明亮。

米珈樂坐在車裡，耳邊是爸媽興致勃勃的交談，諸如今天的餐會氣氛不錯，之後簽約跟資金應該沒有問題，又說她確實討客人喜歡，心裡有說不出的疲倦，她愣愣地看著自家旁邊那棟房子，房間黑漆漆的，似乎住在那裡的人都已經在休息了。她輕輕嘆了口氣。

等車子停進家裡車庫，她下車回房，透過窗子，忽然看見隔壁二樓亮起了燈，有個人影走出房間，來到露台上，捧著一本書落坐。

她一瞬間心跳飛快，猶豫了下，換了方便行動的長袖長褲，也帶了一本書，躡手躡腳地下樓，鑽過薔薇叢中的小門，她仰起臉，正好對上一雙被夜色浸得深濃的黑眸。

「凌希！」她壓低聲音說，卻還是忍不住笑。

「妳又潛入我家。」他倚在露台欄邊，握著一只茶杯，看起來像是早就知道她會來。

「什麼潛入，說得好難聽。」她拍了拍頭髮上的葉片，理直氣壯地說：「我這是正常拜訪。」

「正常拜訪會挑半夜？」

「我白天被我媽抓去試禮服，晚上又陪我爸見客人，好不容易才有空。」她噘起嘴，說到後來聲音都小了。「我只是想見你。」

凌希皺了皺眉，她總是這樣，把別人難以說出口的心思說得像天氣一樣自然。

「上來。」他淡道。

米珈樂眼睛一亮，立刻從側門進屋，循著早就熟悉的路跑上二樓。

等她踏上露台時發現桌上還有一杯熱茶，不禁驚訝地問：「你知道我要來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凌希面不改色地說。「只是剛好多泡了一杯。」

「喔。」她拖長尾音，一臉不信，卻還是笑咪咪地坐下。

夜風微涼，她放下書，抱著茶杯，暖意透過掌心一點一點滲進身體裡，兩人一時都沒說話，只聽得見風穿過樹葉的細響。

過了半晌，凌希才開口，「今天見了什麼客人？」

她垂下眼，手指輕磨著杯沿。「一個建材商，一個銀行經理，還有一個我根本不認識的人。」

「他們做了什麼？」

米珈樂愣了一下，「沒有啊，就是飯局……」

她下意識地隱瞞了今天的遭遇，今晚有人言語露骨的示意她陪睡，甚至想要藉機碰觸她的身體，她雖然巧妙的避開了，可面對爸媽明明看見了卻毫無反應的狀況，難免感到難過。

她上車的時候忍不住告狀，爸媽的說詞讓人更加心涼。

爸爸說：「妳不是很好的避開了嗎？妳這麼聰明，沒問題的，那些話妳當作聽不懂就好了，有我們在，他們不敢真的怎麼樣。」

媽媽說：「妳放心，我們不會讓妳被欺負的，我們的女兒這麼美麗可愛，一定要找一個好人家出嫁啊，怎麼能讓妳受傷害呢。」

當初凌希說的話，正在一一應驗。

她不是沒想過某一天會遇上色胚，也想過怎麼應對，可是事情真正發生的時候，她才意識到不是有心理準備，難受的感覺就會消失。

「妳現在的笑像是硬畫上去的。」

她怔了下，沒想到他注意到這種細節。

夜風將她額前的髮吹亂，她伸手壓住，低聲說：「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你說的話嗎？就是類似的事情，但你不要擔心，我沒怎麼樣，就只是……有點難過。」

凌希很快意識到是他們重逢見到的第一面，想起那天自己說的話，眉心不自覺地皺起。

她今晚的靈魂雖然依舊純白，卻比平常黯淡了一層，不是被汙染，而是委屈。

「妳可以拒絕。」他說。

她先是一愣，隨即失笑。「你講得好簡單。」

「本來就不難。」

「對你來說當然不難，因為你是凌希。」她托著臉頰看他，語氣很輕。「你不想做的事，誰都勉強不了你。可是我不一樣，我是米珈樂，我爸媽養我到這麼大，我沒有什麼才華，只能依靠他們，總不能真的什麼都不管。」

「那麼妳打算一直這樣下去？」

「我不想，可是要怎麼做，我也不知道……」她抬眼朝他笑，眼裡卻充滿迷茫，「我不喜歡那種狀況，但我不能任性，也不敢任性，要跟他們大吵一架？還是離家出走？我沒有那種勇氣。我只知道，每次那種時候，我都很想趕快回來。」

「回來？」

「嗯，回來看夜景，或者來這裡找你。」她說得很慢，像是在確認自己心裡真正的答案。「因為只要待在你身邊，我就會覺得沒那麼難受。」

他胸口微震，面上卻不動聲色。「妳把我當成什麼？」

她眨了眨眼，似乎很認真地思考了下。「避風港？」

「這答案讓我有種我很廉價的感覺。」

「那……」她歪著頭，黑潤眼眸在燈色裡顯得格外清亮。「那你想當我的什麼？」  
這回換凌希沉默。

他想當她的什麼？

是保護者？擁有者？還是乾脆將她從這個世界帶走，讓她從此再也不必對任何人強顏歡笑？

可那些念頭太深，也太危險，對她這樣乾淨的人而言甚至過於卑劣。

他垂下眼，啜了口茶，嗓音微啞。「至少，不會只是鄰居。」

米珈樂愣住，接著便忍不住彎起唇角。

只是這一句，就讓她開心到連眼睛裡都像盛了光。

「那就夠了。」她小聲說。

「夠了？」

「嗯。」她捧著茶杯，輕聲道：「有時候我會覺得，這世上很多事都沒有答案，可是只要想到你，我就會覺得……好像也沒那麼可怕。」

他筆直看著她。

她的話很天真，很輕飄，落在他心上卻很重。

活了幾百年，他從沒想過自己會成為誰的依靠。他習慣站在黑暗裡，習慣旁觀人類的貪婪與軟弱，習慣不去在意任何人，可這女孩卻那麼自然地將自己的信任交給他，甚至像是在告訴他——你是我願意奔向的人。

「米珈樂。」他低聲喚道。

「嗯？」

「別把我想得太好。」

她一臉困惑，「可是在我眼裡，你本來就很好。」

「妳根本不了解我。」

「那我就慢慢了解啊。」她答得飛快，這根本不是問題。  
凌希一時竟說不出話，只能瞪著她。  
片刻後，她像是想起什麼，忽然把手邊那本書往他面前一遞，「對了，這本還你。」  
「什麼？」  
「你上次借我的書。」她翻到中間，指給他看，語氣有些不好意思。「其實我有一半看不太懂，但我有努力。」  
他瞥了眼，那是本談國際併購案例的原文書。  
「看不懂為什麼不問？」  
「我可以問你嗎？我怕你覺得我太笨了。」她低聲咕噥。「我喜歡你，想要跟你一樣擁有可以追逐自己想要的人事物的能力，想要可以懂你在想什麼……」  
風靜了一瞬。  
這番話幾乎帶著直白的告白意味，可她說完之後才後知後覺地發現不對，瞬間連耳根都紅了，抱著書就想逃，「我、我不是那個意思，我是說……我想要變優秀……」  
「妳是什麼意思，我聽得很清楚。」凌希緩步走近。  
米珈樂下意識往後退了一步，背抵上欄杆，抬眼看著逼近的他，心跳快得像是要撞破胸口。  
下一瞬，他抬手，輕輕將她被風吹亂的髮絲撥到耳後，動作異常溫柔。  
「小天使。」他低啞地喚她，唇角微揚。「妳真是麻煩。」  
明明說著嫌棄的話，但他眼裡沒有半點嫌棄，只有幾乎壓不住的縱容。  
米珈樂看著他，忽然覺得，也許自己這輩子都會記得這一晚。  
因為從這一刻開始，她不再只是單方面地仰望他。  
也許凌希自己還沒發現，可是她看出來了，他也已經朝她走來了。

有些事一旦聽進耳裡，就像在心裡種下種子、發芽生根。  
站在陌生的私人會館前，凌希感到萬分厭煩，天知道他寧可待在家裡，至少有小天使為伴——  
他倏地微惱的皺起眉。  
為什麼他要被帝利斯的話干擾到這種地步？  
米珈樂只是他的朋友，一個有趣的人類罷了，他歷經數百年的孤寂，並不會因為她的存在而有所改變。  
「凌希！」  
熟悉且帶著雀躍的軟嗓傳來，他立即抬眼探去，竟見米珈樂在會館二樓對他招手，然後朝樓梯的方向跑。  
從會館入口踏進，右手邊是偌大的沙龍式大廳，而正前方就是階梯，可以自由進入二樓樓中樓的廊道上。  
「不要用跑的。」他像是被牽引，忘卻了前一秒的煩躁，緩步朝樓梯的方向走去。  
只見她身穿素白貼身長禮服，勾勒出少女柔嫩的線條，而低胸的設計幾乎讓她小

巧飽滿的渾圓呼之欲出。他不快地擰起濃眉。

「我想見你啊！」她咧嘴，笑露編貝，穿著高跟鞋往下跑，然而腳步太快，竟踩到了禮服下襬，連驚呼都來不及喊出口，她便失去平衡的往前撲倒。

她只能閉上眼，不敢想像這一跌，到底會有多嚴重。

然而，預料中的疼痛沒有降臨，反倒是有堵冰涼柔軟的牆將她護得牢牢的，她張開眼，瞧見西裝上的花紋，再抬眼，就看清正環抱著自己的人是誰。

吐了吐舌頭，她嘿嘿乾笑。「謝謝你，凌希。」

他沒有回答，只是靜默地注視著她，還不明白為何會因她跌下樓而驚慌，手已不自覺地撫上她粉嫩玉滑的頰面。

「天啊，你的手好冰！」她瑟縮了下，趕緊用雙手包覆住他的手，用掌心慢慢地掌熱他。

凌希為此像是著魔似的更加挪不開視線，掌心的熱度彷彿瞬間都衝上了他的心窩，教他情難自禁地將她擁入懷裡。

米珈樂先是一愣，但很快就伸出雙臂，輕輕環抱住他的腰，正因他沒有拒絕她而笑眯了眼，下一刻就馬上察覺不對勁。

「凌希，外頭會冷嗎？為什麼你連身上都這麼冷？」說著，她用力抱緊他，想要溫暖他。「是不是身體不舒服？」

凌希不禁莞爾，喜歡她單純的邏輯。她就像團火，正熨燙著他，焚燒他積壓多時、自以為不在意的孤寂，一如當年她將棉手套塞到他手中一樣，讓他感受到了甜甜的溫暖。

他有點明白了，自己在冰冷的黑暗中一直追逐的，就是能夠溫熱他的暖源，是能夠照亮黑暗的光。

而現在，即使他很想承認帝利斯的直覺奇準無比也沒辦法了。

他對她，確實特別。

收攏在她腰後的雙臂又微使力，讓她更貼近自己，他把臉貼在她因挽起髮而露出的玉白頸項上。

如此親密的接觸，讓米珈樂心跳加速，就連臉上的妝也掩不去她羞紅的痕跡。

「男爵。」

身後脆亮的喚聲讓凌希猛地回神，鬆開懷抱裡的人，回頭看向階梯下的祕書凱洛麗。「時間到了嗎？」

「到了。」凱洛麗妖美絕豔的臉龐看起來像是中歐混血，融合了兩方的優點，像頭原始的美麗豹子。「應邀前來的執行長修德爾也已經到了。」

她說著，以眼神暗示著身後的位置。

凱洛麗話一出口，凌希的目光瞬間冷了幾分。

「他也來了？」他淡聲問。

「怎麼？」一道低沉而略帶玩味的男嗓，自樓上長廊另一側傳來。「本公爵不該來？」

米珈樂聞聲望去，只見一名身形高大的男人緩步而來。

他穿著一身深墨色西裝，輪廓比凌希更顯冷硬，五官像被刀削斧鑿過般立體，墨綠色的眼在水晶燈下幽幽發亮，給人一種難以親近的危險感。

最奇怪的是，對方明明只是走來，卻讓她後頸一涼，像是被蛇盯上一般。

「修德爾公爵。」凱洛麗率先頷首，禮數周全，語氣卻不見多熱絡。

修德爾目光掃過她，最後定在凌希身上，唇角輕勾。「該隱，你還是這副看誰都不順眼的樣子。」

「彼此彼此。」凌希神色不動。「你看起來還是一樣惹人厭。」

米珈樂眨了眨眼，她還是第一次見凌希這麼不掩飾地諷刺人。

修德爾忍著怒意，慢悠悠地踏近一步，目光似有若無地掠過米珈樂，「不過，我倒是沒有想到，才多久沒見你身邊居然多了新面孔，還看得這麼緊……怎麼，這東西有什麼特別的？」

凌希眸底寒意驟聚，「修德爾，管好你的嘴。」

「怎麼，我說錯了？」他像是聽見什麼有趣的事，嘴角笑意更深。「這位小姐方才不是還站在你懷裡？」

米珈樂耳根一熱，正想開口卻被凌希抬手擋在身後，那動作太過強勢，像是出於防衛的本能，她不禁一愣。

「她與你無關。」他沉聲道。

修德爾看著他的護衛姿態，綠眸裡掠過一絲異樣，像是戲謔又像是探究。

「你對人類的興趣，倒是年年都有新花樣。」他語帶譏嘲。「先是把台灣當寶地，如今又連這種小東西都不捨得放。」

「修德爾。」凱洛麗冷冷插話。「你若是來談公事，便守公事的規矩；你若是來找麻煩，我不介意立刻請你離開。」

「奧羅家的千金脾氣還是這麼大。」修德爾偏頭一笑，完全沒有退讓的意思，反倒盯著凌希慢條斯理地說：「我只是很好奇，曾經那麼看不起人類的你，怎麼忽然有了耐性？」

凌希沒有回答，黑眸直勾勾地對上他。

兩人誰也沒動，空氣瞬間繃緊，連四周的聲音都彷彿離遠了。

米珈樂明明聽不懂他們話裡真正的機鋒，卻本能地察覺出這兩人之間有股極深的敵意，不像單純的商場對立，像是積了很久的舊帳，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化開。

修德爾忽地一笑，往前又逼近半步，用只有彼此聽得見的音量道：「該隱，你倒是挺像你父親。」

凌希眸色驟沉。

「一樣喜歡多管閒事，一樣自以為能救所有東西。」修德爾語氣輕柔，卻字字帶刺。「可惜，彌賽亞家從來不是奇蹟，而是災禍。」

米珈樂聽見最後那句，不由得微微一震。

凌希緩緩勾唇，笑意冷得沒有溫度，「至少我不像你一樣，活成一團死不了的怨氣。」

修德爾臉上笑意一僵。

凱洛麗眼見氣氛越來越不對，剛要開口就見修德爾忽然把視線移向米珈樂。

「這位小姐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米珈樂一怔，下意識要回答，卻被凌希冷聲打斷。

「你沒資格問她。」

修德爾低低笑了，像是忽然確定了什麼似的，退開半步，抬手整理袖口，「行吧，既然男爵大人這麼護著，我便不問了。」

他轉身欲走，走了兩步，又像想起什麼般回頭，眼神刻意地掠過米珈樂。

「不過，該隱你最好記得，越是放在心上的東西，就越容易變成弱點。」

話落，他頭也不回地離去。

長廊重新安靜下來，然而那股令人不快的壓迫感卻久久未散。

米珈樂怔怔望著修德爾離開的方向好一會才低聲問：「那個人是不是很討厭你？」

凌希側眼看她，見她眼底只有單純的擔憂，不禁收斂了眸中的陰鬱。

「不是討厭。」他淡聲道。

「那是什麼？」

他沉默了下，才冷冷吐出兩個字，「是恨。」

米珈樂怔住，她的生活很單純，從沒遇過這種強烈又極端的情感，一時竟不知道該怎麼接話。

想了想，她輕輕扯住他的袖口，小聲道：「那你也恨他嗎？」

凌希垂眼看著她的手，過了片刻才抬手覆上她的手背，像是安撫。

「有些人，不值得我恨。」

然而話雖如此，他眼底一閃而逝的冷意卻足夠讓人明白——即使他不欲去恨，對方的糾纏註定會將彼此困在深淵，這種無法化解的局勢，令人厭煩。

不想多談這些，畢竟不屬於人類的範疇，凌希垂下眼，狀似隨口問：「珈樂，妳為什麼會在這裡？」

「呃……我爸媽今天帶我出來增廣見聞。」沒想到話題突然跳開，米珈樂愣了愣才低聲回答。

「增廣見聞？」他似笑非笑地質疑。「早點回去。」

轉過身，他不想讓她看見他難以壓抑的怒氣，更不想見她被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成了商業棋子，亦不想讓修德爾再有機會糾纏，所以他沒再多說什麼，跟著凱洛麗的腳步走，卻又莫名的感到焦躁，臉色也益發深沉。

「……呃，男爵，不知道你對於這件合作案……有什麼看法？」

凌希冷冷抬眼，瞪著對面支支吾吾的男人，私人會館裡吵雜的音樂和人聲教他的臉色更加陰鬱。

「你連話都說不清楚了，還奢望我能有什麼看法？」

向來，他都不喜歡與人類打交道，因為他受不了人類各種複雜的慾望。

但是今晚，為了能夠得到更多的人脈，他聽從祕書凱洛麗的建言，出席了私人會館的宴會，誰知道會館的主人竟趁機談起投資物的合作案。

「可是，FL 目前不是打算要將旗下精品打進亞洲市場？我所擁有的資源絕對可

以應付整個亞洲區域，要是錯過了我，FL 可能——」

「會因此被封殺嗎？」凌希起身，舉手投足之間看得出出身名門的優雅，但是俊美無儔的面容上卻是極端的不耐和嫌惡。「依我看，你真是太高估自己了。」

他一起身，身後的凱洛麗隨即跟著他走。

到了大廳，不管是男是女，投注給他的只有難以形容的驚豔和各形各色的慾望，讓他更加不悅。

他加快腳步想離開，卻還有人不知死活地擋在他面前。

「是男爵嗎？不知道有沒有榮幸請你喝杯酒？」女人一身惹火打扮，充分展現女性的誘人身材。

凱洛麗深知主子已在爆發邊緣，趕緊出面，妖冶的身段立刻將那女人比下去。「抱歉，男爵不喝酒。」

凌希擰起眉。不用多說，必定是會館的主人洩露他的身分，否則不會有莫名其妙的女人纏上他。他向來不在媒體上曝光，更不會在太多人面前出現，今天要不是聽從凱洛麗的建言，他不會走這一趟。

眼看大門就在眼前了，一記熟悉的聲音卻倏地尖銳的劃過他的耳膜，硬是讓他停下腳步。

「男爵？」凱洛麗疑惑的看向他。

凌希沒開口，只是閉上眼，更加專注在聽力上，就在他聽見一聲嗚咽之後，隨即蹣跚回大廳，從左手邊的旋轉梯而上，憑藉著微弱的聲音，踰開二樓的一扇門，只見房內有兩個男人正壓著一個狀似昏迷的女孩，正是米珈樂。

她身上的禮服已被撕破，幾乎無法蔽體。

「你是誰？做什麼？」房內的兩個男人同時抬眼。

怒火冷不防從凌希胸口竄出，驅使著他踏進屋內，緊握的拳頭一揮，人便飛撞在牆面，腳一踹，另一個人登時昏厥過去。

他脫下西裝外套，罩上露出大半酥胸的米珈樂，瞅著她臉上縱橫的淚水，心就像被扒開一樣，讓他痛得無以復加。

「男爵，你下手太重了。」跟著進房的凱洛麗看了眼倒在地上的男人，淡聲道。

凌希充耳不聞，將米珈樂輕輕摟進懷裡，隨著心間的刺痛加重擁抱的力道，感覺到她酥軟的身體像要嵌入自己體內般，才能稍稍控制快要失控的怒火。

關心她嗎？

似乎不只是關心，體內的怒火告訴他，他對她的情感並不純粹，那是一份更加深沉，且不知何時已然轉變的情愫。

聽見外頭傳來細微聲響，凱洛麗不禁再次開口提醒，「男爵，有人來了。」

凌希置若罔聞，像是被緊密地牽制，豁然開竅的情感讓他捨不得離開懷中人，想要再擁抱她一會，想要汲取她身上的溫暖，想要……

「男爵，你在做什麼！」

一股力道伴隨著凱洛麗的低吼將凌希往後拉，也讓他猛地清醒，這才驚覺自己竟在她軟嫩的頸項上留下牙印，只差那麼一點點，他就可能飲取她的血。

……這是怎麼回事？

他並不渴望人血，卻無意識地想要她的血。

怎麼會這樣？為什麼她的血特別吸引他？要是凱洛麗沒喚他，他豈不是要鑄成大錯？

「男爵？」

耳邊是凱洛麗的疑問，凌希狠狠攢緊濃眉，心裡已有打算。他輕柔地將米珈樂打橫抱起，朝外走去，外頭的人瞧見他，對上他眼睛的瞬間，詫異和不解的眸光瞬間變得遲鈍，而後消失，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，甚至根本沒看見他。

朝二樓另一端走，他踹開另一扇門，裡頭的人驚呼了聲，抬眼望向他。「男爵先生？」開口的是米志能，當他看見他懷裡的人時，臉色倏變，就連一旁的米太太也掩嘴低呼。

凌希冷厲地注視著他們，瞬間，米家夫婦像被抽離了意識，猶如操控的木偶，緩步走向他。

「給我聽著，人有貪慾本是無可厚非，但要是連女兒都出賣，就沒人性了。」他沉聲說，目光鄙棄。「從今晚開始，給我好好疼愛她，不准逼迫她做任何不想做的事，聽見沒有？」

他語氣異常低柔，卻聲薄如刃，深蘊殺氣。

米家夫妻聞言，隨即點頭。

凌希將米珈樂遞給米志能，一彈指，便見兩人身上各彈跳出如種子般的黑影，他隨即張口吞噬，再看向昏迷中的米珈樂，大手按上她的額，替她消除不必要的記憶。

不捨地在她粉嫩的頰面輕撫一陣後，他深吸口氣，轉身就走，頭也不回。

「男爵，就算你吃下兩人的貪念，改天一樣會生出種子。」回去的路上，凱洛麗不禁提醒人的惡根是難以斬除的。

「但至少可以擋上一陣子。」他坐在後座閉目養神，控制體內暴動的細胞。

這是現在，他唯一能為她做的。

直到現在，凌希才發現，這些日子以來，自己所做的一切，竟都是不自覺地在幫著米珈樂，他毫不細想的動力，只是為了保住她臉上的笑。

從沒想過，一個人類可以影響他到這種地步，正因為沒有防備，才會被滲透得如此徹底。

如今想想，他的愛情，大概從兩人初次見面就已紮下根了。

那是一股連他也沒發覺到的嚮往，讓他惦記在心，讓他飄洋過海，假裝拓展據點，假裝不期而遇，但事實上，他是為她而來。

重逢後，她眸底毫不掩飾的傾慕更加牽動了他的心，吸引他的注意，讓她不知不覺中在他心裡灌溉了以愛為名的種子，直到發芽，根部緊緊攀住他的心，他才發覺。

「同化她不就好了？」薔薇園裡，帝利斯端來茶具，點出他連日來的煩悶。

「不。」他想也不想地道。

「說不定她也會跟少遊一樣。」

「幾百年來，只有一個少遊成功，你以為我會賭嗎？」

他無法同化人類，一旦咬上，人類就會死在他的獠牙之下，少遊是被他誤咬中的一個奇蹟，而他不認為上帝會好心地實現他的美夢，畢竟奇蹟不多見。

付著，他不禁想起米珈樂對凌希這名字的註解，但她不明白，在上帝的眼裡，奇蹟出現必須有陪葬物做對等的交換。

而他，面對她，他無法賭。

一口的代價太大，不是永遠失去就是能夠擁有她到天長地久，那是地獄和天堂的差別，所以他寧可保持原狀，漠視她和自己的愛情。

「那麼，就別再待下去了，今晚是月圓夜，會讓你更容易失控，男爵。」帝利斯話落，隨即回到屋裡。

凌希想了下，正打算離去——

「凌希！」

他緩緩側眼探去，就見米珈樂正從薔薇叢裡的機關鑽了過來。

她今天穿著蓬蓬的公主小洋裝，頭上還戴著閃亮皇冠，夾雜幾片樹葉，讓她臉上的笑意看起來更傻氣，但偏是對了他的眼。

「今天不是生日，怎麼跑過來了？」

「還不是因為你不參加我的生日宴會。」她蹦蹦跳跳地來到他面前，手裡還拿著一台嶄新的單眼相機。

「今天沒請妳的同學過來？」

「……才剛開學，我又沒認識太多人。」她不提因為自己是歸國子女，又受到師長的疼愛，所以在同學之間並不受歡迎。反正她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，所以沒問題的。想著，她在他身旁的椅子坐下，喜上眉梢地說：「我告訴你喔，我爸媽最近好疼好疼我，簡直快把我寵壞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嗯，真的，以前要是我回台灣過生日，通常都是在飯店慶生，我爸媽一定會想辦法邀請一大堆我不認識的人，但是今天就只有我跟我爸媽，雖然只有家人，可是我覺得這樣剛剛好。」

「那不就好了，回去吧。」

米珈樂直睇著他，看他獨自喝著茶，習慣性地問：「要不要我幫你泡一壺？」

「不了，我待會就要休息。」他將茶杯一擱，一副準備起身的樣子。

「等等。」她連忙揪著他的衣角，然而一對上他狀似不悅的眼神，猛然想起他不愛別人碰觸，又趕緊放開。

「妳要幹麼？」他淡聲問，即使明白自己刻意的冷漠讓她感到受傷也不管。

他消除了她到私人會館的所有記憶，所以她不會記得他曾經緊緊擁抱她兩次。

米珈樂注視著他，她應該感到受傷，可是在愛情的面前，她只感受得到單戀的甜

蜜，面對他時，她總會漾著滿點的笑容，因為她很想見他。

「凌希，可以跟我拍張照片嗎？拜託你嘛，拍一張就好，只要一張。今天是我生日耶，就當是送我的生日禮物嘛，好不好？」

最近，她可以感覺到他的刻意與她拉開距離。

由於課業忙碌，讓她無法像往常一得空便往他這兒跑，但只要時間允許，她一定會到這裡走一走，碰碰運氣，可惜能見到他的次數實在不多，有時好不容易見到了，他又總是馬上離去。

雖然不知道原因，但她真的感覺到他在避著她。

凌希垂眼看著她半晌，淡漠疏離得讓她再也撐不住臉上的笑，不禁落寞地垂下臉。

「那……就不要為難你了。」她吐吐舌頭，勉強嘿嘿笑。

有時，總覺得他給她太多特權，那是種專屬於她的虛榮感，偶爾會讓她真的誤以為自己在他心裡是特別的，讓她快要恃寵而驕了呢，所以，現在這樣很好，讓她可以回到現實。

「……快點，我只給你十秒的時間。」

「咦？」她猛地抬眼。

「妳只剩下三秒。」

「咦咦？」他的時間也未免過得太快了？

米珈樂七手八腳地設定好時間，擺放好相機，快步走到他身邊，以薔薇園為背景，渾身僵硬地站在他身旁。沒想到他到最後還是決定寵她，答應她的要了求，讓她開心得好想哭。

凌希直盯著她，突地一把將她拉近，輕摟住她的肩。

她驚詫地看向他。

「看我幹麼？鏡頭在前面。」說著，停頓了兩秒，便聽他輕聲說：「小天使，生日快樂。」

聞言，她咬著下唇，笑得好甜美無邪，滿心愉悅，透過相機的鏡頭，完美的呈現在照片上頭。

喀嚓一聲，照片已經拍好，但是那隻扣在她肩頭的手還抓著不放，讓她捨不得離開，只想偷偷享受這片刻的溫柔，直到他收回了手，她才深吸口氣，心裡有了個小小的計劃。

「凌希。」她輕喚，小手抓住他的衣角。

「嗯？」他瞥她一眼。

「你可以低下來一點嗎？」她垂著臉說。

凌希想了下，微彎下身，便見她倏地抬起小臉，逼近自己，在他還沒來得及反應之前，將唇貼上了他的。

他頓時瞪圓眼，儘管只是蜻蜓點水般的吻，卻讓他的心瞬間暴動起來。

不想跟她靠得太近，是因為他要扼殺這段情感，因為他怕自己因她身上的暗香失控咬了她。

可這會暗香如毒，透過她的吻瞬間侵入他的身體，牽引著他渴求更多，他咬牙忍

邊，卻瞬間引爆他體內封印的力量，他來不及阻止，也放棄阻止——

「……凌希？」米珈樂不解地看著他，覺得他很不對勁，想要伸手碰觸，卻被他避開。

「別看我。」他用手掩著臉，感覺力量像是失控的潮汐，正從體內開始往外氾濫，而戴在指間的血戒則迸現紅光抗衡，在他們周身捲起了氣旋，揚起漫天的薔薇花瓣。

他眯起眼，知道自己即將失控，在這最後時刻，他顧不了太多，指尖一彈，便見一束金光彈跳到米珈樂手上，化成了個手環扣緊她，隨即隱沒。

陡至的狂風，吹起米珈樂的裙襬，她只顧著用雙手壓住裙子，等到再抬眼時，風已經停了，面前多了兩個人，而頭上，慢慢落如下雪花般的花雪，讓她震愕得說不出話。

「米小姐，祝妳生日快樂，希望妳會喜歡這個魔術。」說話的人是帝利斯，他朝她行了個禮。「晚安。」

米珈樂瞧見凌希已經被李少遊帶進屋裡，只好扯開喉嚨喊，「凌希，晚安！」他沒有回應，帝利斯也跟著回屋子裡，薔薇園霎時寂靜無聲，她只好拿回自己的相機，鑽過狗洞回家去。

屋裡——

「帝利斯！」李少遊在二樓的房間喊著。

「來了。」

帝利斯身手迅捷得不可思議，眨眼來到房裡，單膝跪在床上，看著已經露出獠牙的凌希。

「男爵，不是要你早點進來嗎？」他不禁嘆氣。「說不定這一次沉睡要耗上很多年。」

每當凌希失控，體內的力量失衡，就必須強迫他沉睡，每次沉睡的時間不等，最長不會超過十年，皆以他的狀況而定，之後再由帝利斯將他喚醒。

凌希說不出話，只是緊閉著雙眼。

「現在我要將你封印，讓你進入沉睡，接下來我也會消除米小姐的記憶。」帝利斯纖長的指在空中寫下古老的文字，手一揚，文字便化為網，將他團團罩住。

「不准！」他猛地張眼。

帝利斯微愕。「……原來，男爵並不是沒有餘力除去米小姐的記憶，而是故意不做？」

被封印的力量箝制，凌希體內的暴動開始平靜，深濃的睡意令他很快又闔上了眼，沒有回答。

一旦沉睡之後，為了減輕身體的負擔，他會忘卻這段時間遇見的人，就連深鏤在體內的情感也一併遺忘。

也許他突然失控，就是冥冥之中注定要他放下一切，但他卻硬是不認命的留下印記。

印記將會扣住他們的命運，只要他們還存在於這個世界，印記就會牽引著兩人碰面，勾起他的記憶。

很矛盾。他該忘的，卻捨不得忘，情剛萌，他不能要，又捨不得放。

因為，他不是人類。

可是……他不想忘了她，不想忘了心底曾有過的悸動。

甚至黑暗已經將他包圍，他的腦海中還是不斷地想著，當自己清醒之後，會是幾年後呢？而她又會是什麼模樣？是不是依舊幸福？或是嫁作人婦？

唯一確定的是，他有好長一段時間不能再守護她，而她……終將不會屬於他，留下印記，只是想知道她幸福與否。

就在他躺進棺裡的同時，也一併埋葬了自己的愛情，只求她能夠幸福。

他別無所求，只求她臉上的笑可以永遠存在……

Crescent